

蓝狮子 商小说

同题电视剧即将开拍

潜伏在资本市场

潜伏

在资本市场

仇子明◎著

身陷囹圄的财经记者 是潜伏在资本市场的深喉 / 还是蛰伏于财经
满腔热血书写资本传奇 / 为你拨开财经报道的

原最真实的血色资本市场



中信出版社 CHINACITICPRESS



潜伏

在资本市场

李子明◎著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潜伏在资本市场/仇子明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086-2166-1

I. 潜… II. 仇…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 110983 号

潜伏在资本市场

QIANFU ZAI ZIBEN SHICHANG

著 者: 仇子明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78千字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6-2166-1/I · 136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283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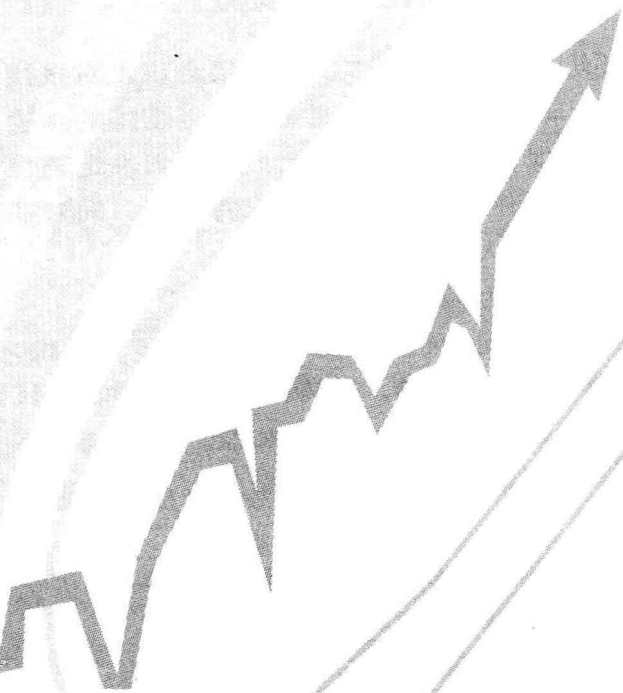
我相信，一个人只要不服输、认真、勤奋、踏实，总会收获属于自己的成功。但我常常又想，如果成功是以失去快乐、失去自我甚至失去人性为代价的话，这种成功又意义何在？

——题记

目 录

- 001 1 财经记者
- 025 2 金牌研究员
- 051 3 停牌
- 075 4 财经调查
- 099 5 首席记者
- 123 6 复牌
- 155 7 新闻专业主义
- 195 8 股东大会
- 221 9 庄家
- 237 10 跌停？涨停！
- 263 11 向“庄”舞剑
- 289 12 资本游戏
- 317 13 别了，新闻理想
- 343 余声

1 财经记者



H市《吴越晨报》财经新闻部主任专用办公室内，烟雾缭绕。

“妈的，又跌惨了。”平涛将烟蒂按入烟缸。下午3点，股市收盘，平涛所买的一只股票仍以跌停报收。

平涛所在的《吴越晨报》近年来在业内异军突起，发行量已经连续两年稳坐H市报界的头把交椅。2006年起，股市大牛，《吴越晨报》便扩大财经新闻的版面，由两个版扩充为八个版。平涛，算得上是《吴越晨报》的创始人之一，自创刊起，一直担任办公室主任。一年前调岗，任财经新闻部主任。

不过，平涛的日子并不好过，总编林向阳多次在中层会议上对报社财经新闻的质量提出批评，据最新的第三方数据调查，财经新闻的阅读率仅为16.7%，位居各新闻品种阅读率末席。鉴于此，林向阳决定调整财经新闻部的人员结构，将长期稿件质量偏差的两名记者调岗，同时补充两位新同事。今日下午，这两名新人即将来找平涛报到。

“笃笃笃”，敲门声响起，平涛以为是新人来了，“请进！”

进门的不是“新人”，而是梁诗妃。梁诗妃今年29岁，硕士学位，毕业于浙江大学中文系，在报社已有8年报龄。平涛执掌财经新闻部时，曾在报社内部进行了一次招聘，美食记者梁诗妃火线加盟。梁诗妃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女，但五官还算标致，加上出稿量颇大，在H市报界已小有名气。

梁诗妃并没有坐下，而是站到了平涛身后，随意地在平涛肩上按摩了两下。“平主任，今天股票做得怎么样啊？”

“怎么个屁，还是跌停，你说我明天卖不卖？”平涛没有回头，继续望着电脑上的K线图。

“哦，我一会儿找几个券商研究员问问吧，看看他们怎么说。”梁诗妃说着，手没有停。

平涛突然叫了一声：“哎哟，轻点儿，轻点儿，老骨头了，你这蛮妞别把我脖子扭断了。”

“这样可以吗？”梁诗妃减轻了按摩力度，“平主任，我听说报社从《22世纪财经》挖来一个老记者？水平怎么样啊？”

“废话，《22世纪财经》出来的人，水平能差吗？你可要努力了，不然到年底首席记者的评选，要被人家抢去了哦。据说还是个美女呢！”

梁诗妃的手停了下来：“什么首席记者啊，稿分排名都是假的，走个形式而已，最终选谁，还不是你们这些当主任的说了算？”梁诗妃的语气充满了不高兴，或许是真的，或许是装的。

“哈哈，那就要看你怎么表现了！”平涛反手按住了梁诗妃停在他肩上的手。梁诗妃的手指并不修长，但平涛并不挑剔。

“什么怎么表现，人家努力多写稿子就是了。”

“除了这个呢？”

“讨厌，大白天在办公室里能不能不要说这种话啊。老不正经的。我去写稿子了，今天采访了龚方雄，独家哦。”说罢，转身欲离去。

“你等一下，我有正经事问你。”

梁诗妃转身回来，在平涛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眨巴着眼睛，等待平涛发问。

“肖川要回来了，你知道吗？他应该是你师弟，说说这个人吧。”

肖川，男，26岁，大学毕业后便进入《吴越晨报》时尚新闻部供职。一年后，考上浙江大学新闻系的研究生，研究生在读期间，仍在报社笔耕不辍，直到研究生第三年，由于要写硕士论文，才申请停薪留职一年。研究生毕业后，肖川回到报社，被征集到奥运会特派小组，去北京参与报道奥运会。奥运会后，肖川从北京调回，被总编林向阳安排进入财经新闻部。

“他啊，哼哼，我就搞不懂，他凭什么能一边在报社拿着工资，一边还在读书。也不知道这三年，他能学到什么？”

平涛又给自己点了支烟，示意梁诗妃继续说下去。

“以前，我和他一起都在专刊部，我写美食，他写时尚，听说他总是喜欢赶场子，有的广告业务员对他很不满，业务员去拉广告没拉到，他拿了公司500元场子费，就给人家发了半个版；而且写稿子时，从来不顾及报社的利益，LV不在我们报纸做广告，他还拼命给人家老总写人物专访，居然还发了一个整版。要知道，如果LV付费在报纸上刊登广告，那就是100万啊！”

“他稿子写得怎么样？”平涛来了个“回龙”，从鼻孔里喷出一阵青烟。

“也不怎么样吧？你看他在北京发的都是些什么稿子啊！十有八九都是拿了好处费的。”

“在报社有什么背景吗？”

“没听说，他去读研的时候，我已经毕业了，但听其他师弟师妹说，他家里比较穷，他妈下岗多年，他读大学本科的时候，全靠他爸一个人养活全家。不过，我听别的同事说，他不想来写财经新闻，他对股市一窍不通。”

平涛在烟缸里掐灭烟头，继续问道：“肖川口碑怎么样？”

梁诗妃没好声气地说：“他要是好人，那世上就没好人喽。老色狼一个！”梁诗妃给平涛讲了一个肖川的故事：“据说有一次，他约了一个网上认识的女孩子见面，带着人家去逛商场，女孩子看见一个名牌包就走不动了，当然，走不动也是正常的，这叫‘吊凯子’，出来约会就是宰这些色狼的”。

“肖川看女孩走不动了，告诉营业员，他今天没带这么多现金，也没带信用卡，和营业员商量能不能开支票。人家牌子是顶级奢侈品，怎么可能接受支票呢？营业员坚持现金付款或刷卡。肖川就和营业员表示，希望先收下支票，营业员自己去银行取款，如果确认支票有效，就把包送到女孩家里，免得他们再跑一趟。”

“营业员答应了，这种动不动就一万多元一个的包，营业员卖出去一个，提成都不少，营业员乐得接这个活，于是就记下了女孩子家的地址

和肖川的手机号码。”

“三天后，营业员打电话给肖川，问他支票是不是有问题，银行不认。肖川这时就笑了，告诉营业员：‘不好意思啊，支票的确有问题。’营业员又问：‘那包你女朋友还要吗？’肖川说：‘对不起啊，她不是我女朋友，但我和她已经上过床了，谢谢你帮忙啊。不过，你也没吃什么大亏，不是吗？金融危机是怎么来的——次贷危机，我信誉不良不管用，还需要渴望利益的中介机构嘛。’”

“这小子！”平涛没有发表任何评论，又给自己点上一支烟，“好的，我知道了。你先去吧，稿子快点写，晚上6点前必须写完，大西洋商场请吃饭，你和我一起去。”

梁诗妃刚去不久，敲门声又响，来的是刚从《22世纪财经》跳槽来的资深记者李清如。

平涛站起身来与李清如握手，热情地为她挪开椅子，并亲手给她泡了杯茶。

“欢迎欢迎，我们这座小庙终于迎来了个大和尚啊！哪天到的？”

李清如轻声道了谢：“哪里哪里，平主任太抬举我了。我是本市人，老公、孩子都在这儿，我年纪也大了，就想来养老。以后还要向平主任多学习呢！”

“什么话啊？你年纪大了？那我不是糟老头子一个？”其实，平涛年龄并不算老，今年才46岁，正值年富力强。

“呵呵，女人嘛，和男人不一样的，过了30岁，就老啦。”李清如淡淡一笑，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

平涛细细地打量着李清如，这个女人比梁诗妃时尚，围巾是巴宝莉的，包是范思哲的，虽然平涛并不能准确地说出这些牌子的名字，但光看质地，他就知道都是名牌货。李清如烫了个波浪卷，一副精致的耳环在长发间若隐若现，皮肤白皙，如果不是事先看资料知道她已经30出头，平涛准以为她是一个27岁左右的小白领，但李清如只要一笑，眼角深深的鱼尾纹还是出卖了她的年龄。

“不老，不老，我代表《吴越晨报》欢迎大美女的加盟！我们的报纸正准备走出H市，向长三角城市发行，正需要你这样的资深记者。”

“平主任太客气了，《吴越晨报》发展得这么快，想必平主任也一定是强将手下无弱兵。我还要向同事们和平主任多学习才是。”

李清如很客气，平涛却觉得她客气的背后，始终和自己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有一种很难亲近的感觉。于是随便闲扯了一阵，便为李清如安排好“格子间”，并让办公室为其配了新电脑。

一切安顿好后，平涛轻轻拍了拍李清如的肩：“你先适应一下环境吧，这两天不用急着写什么稿子，还有一位新同事要来，过两天我们部门开会，重新分配一下各人的工作。”

李清如回头，给平涛一个淡淡的微笑：“好，平主任，那我先回去啦，明天开始上班。”说完便起身离去，她穿了一双菲拉格慕的高跟鞋，但走路时并没有发出“嗒嗒”的响声。望着她的背影，平涛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李清如离去后，平涛听见办公室的男男女女们开始纷纷议论起来……

“这美女是谁啊？”“是啊，是啊，而且好像很有钱的样子欸！”

平涛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开始给他的朋友打电话，一一询问今日股市的战果，一直等到下午5点半，肖川还是没来报到。

“怎么回事啊，哪来一股烟味？”办公室里发生一阵小小的骚动。最后，大家发现，在一个无人的“格子间”的废纸篓里有一个正在燃烧的烟头。

平涛闻声从办公室里钻了出来：“是谁干的！不是反复强调公共办公室里不许吸烟吗！”平涛看着这个没人的“格子间”里，已经多了一台电脑，桌上也整齐地插着一排书籍和文件夹。

梁诗妃说：“可能是肖川，刚刚看见他搬电脑过来了。”

平涛很生气：“他人呢？谁看见他，让他到我办公室来。”平涛在报社还有一个“职位”——“消防安全总监”，在他眼皮底下，差点儿发生一起火灾，这显然是他不能接受的。

平涛放眼望去，肖川并不在。首席记者魏枫则像没事人一样，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写稿子。

“魏枫，你看见肖川了吗？”平涛问道。

“NO！”魏枫头也不抬，继续敲打着键盘。

平涛对她的态度很不满，非常不满，这种不满已经持续了一年了。在他眼里，魏枫这个老女人仗着自己资深，常常和他这个“新”主任意见相左，并当面顶撞过他很多次，每当平涛给记者布置一些选题策划，要求分头去完成时，魏枫总要提出补充意见，认为还应该采访张三或没必要采访李四，这让平涛很没面子。

去年年底，在首席记者竞岗时，平涛就想把魏枫搞下去，但总编林向阳说，梁诗妃资历不如魏枫，可能压不住人，而且魏枫的稿分排名仍然是第一名，没道理动她，建议今年年底再说，届时将魏枫调往广告部做金融广告负责人。

平涛继续回办公室看盘，今天运气不错，两只股票都涨了。他抱着电话和几个朋友吹了起来，讨论是今天卖出，还是先捂着，希望股票能再涨一天。

聊了半天，也没讨论出一个所以然来。平涛上QQ和几个不认识的网友打了几把斗地主，赢了几局，心情大好，发了条短信给梁诗妃说饭局时间快到了，自己去车库开车，让她10分钟后在报社门口等他。

肖川本打算去找平涛报到的，但被西湖雨伞董秘李松的一个临时电话拖去吃饭了。三天前，肖川打电话给李松，表达自己想去混个脸熟的想法，李松一口应允，说过几天请肖川吃饭，一边吃，一边聊。

尽管还没正式去财经新闻部报到，但肖川从北京归来后，就开始逐一拜访H市的上市公司。不求出稿，只求和圈内人混个脸熟，免得正式去财经新闻部报到后，还需要一段进入角色的时间。

《吴越晨报》所在的H市，或许没有南京的沧桑和古朴，也没有上海的豪华与富贵，但拥有自己独特的美丽。这里，有山有水，有名茶，有美女，这也就够了。H市在历史上有说不尽道不完的爱情故事，千年等

一回的故事就是从一把雨伞开始的。当然，故事的女主角并不是戴望舒笔下那丁香般的姑娘。

在H市，有一家著名的企业叫西湖雨伞，如果要追溯公司的历史，公司公关部的人甚至告诉你可以追溯到宋朝，是不是忽悠，就无从考证了。

在H市土生土长的肖川，自幼便和西湖雨伞感情深厚。年幼时的大冬天，爷爷总背着他去幼儿园，肖川手冷时，总喜欢把小手塞在爷爷的胳肢窝下面取暖。遇上下雪天，爷爷就打着那把黑色的西湖雨伞，背着肖川，步履蹒跚地走向幼儿园。一年前，爷爷去世了，在子孙后代们清理爷爷遗物时，肖川只留了爷爷的雨伞，一柄爷爷用了近40年都没怎么修过的雨伞。

到肖川读大学时，西湖雨伞的主打产品已经不是雨伞了，而是太阳伞。西湖雨伞的太阳伞刚推向市场时，有个很能唬人的平面广告。左边的图，烈日下，一只黑熊在行走；右边的图，熊还是那只熊，只不过打了一把伞，黑熊就变成了白熊。

这个广告创意，一度被H市的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但肖川知道，这个创意其实是来自——至少是被启发——某则国际著名化妆品的眼霜广告。该品牌眼霜的主打功能是美白，广告左边是只熊猫，广告右边的熊猫用了眼霜后，黑眼圈没了，熊猫成了白熊。

西湖雨伞曾是H市最早的上市公司之一。不过，由于雨伞、太阳伞两个主打产品利润微薄，又是老国企职工众多，公司近些年来业绩一路下滑。如果继续亏损，西湖雨伞就要被ST^①了。

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海啸后，西湖雨伞的出口业务更加糟糕。肖川就是想去了解，金融危机背景下，西湖雨伞所受到的冲击和采取的应对之策。

老国企就是老国企，穿上上市公司的马甲还是老国企。老国企总是

① ST是指对财务状况或其他状况出现异常的上市公司的股票交易进行特别处理。——编者注

会呈现出两个特点：一，听党的话，全心全意建设新中国，创造国内生产总值，提高就业率；二，老国企的一部分人，特别爱喝酒。

上市公司专设董秘一职，由于带着“秘书”二字，不熟悉公司运作的股民或许会以为董秘就是个文职，帮领导拎包、端茶、送水、安排行程什么的。其实，这是一个误会。董秘不是董事长的秘书，而是董事会的秘书，是沟通上市公司与股东、媒体的桥梁。因此，在上市公司，董秘算是高级管理人员。

对于一个财经记者而言，手里的董秘名片越多，也就越牛。当然，如果一个记者只是打电话，公司的董秘或证券事务代表也只会和你打打官腔，说一些公告过的内容。和董秘交朋友，才是财经记者的王道。

在中国，记者去上市公司拜访董秘，在办公室喝喝茶、抽抽烟是交不了朋友的，坐在一起喝酒，从做酒肉朋友开始，才算奠定了交往的基础。之后，关系怎么发展，就得看记者的本事了。当然，这与董秘的性格也有关系，有的董秘喜欢自我吹嘘，就怕记者认为自己没水平；有的董秘则比较谨慎，即使对熟悉的记者，也很注意说话的分寸。但作为上市公司的董秘，却没有不能喝酒的。和庄家私下谈判，搞定有关部门的领导，忽悠前来调研的券商、基金公司、私募买自家股票，这些功夫，都得在酒桌上完成。

西湖雨伞的董秘李松就是一个特别能喝酒，也特别爱喝酒的人。

肖川不爱喝酒，只爱喝茶。肖川也不会托大，在逢场作戏的社交场合，肖川最多只允许自己喝两瓶啤酒。

几杯酒下肚，肖川基本上算是摸清了西湖雨伞的老底，由于主营业务单一，尽管公司力求扩大国内市场的份额，并积极开拓亚非拉市场，但利润率的制高点——欧美市场，今年是没指望了。由于效益不太好，西湖雨伞作为上市公司，已经连续6年没有给股东分红了。如果戴上ST的帽子，西湖雨伞的上市公司地位更是岌岌可危，再这么亏损下去，就得被暂停上市了，不过好在公司的烂摊子不算严重，负债也不算太高。因此，不少券商的财务顾问都带着重组方的代表来公司调研过，也就说，西湖雨伞打算卖壳了。

酒过三巡，李松依然面不改色，一个劲儿地给肖川劝酒。肖川一再表示自己两瓶啤酒到顶。李松却不认这套：“小兄弟，你来公司，我很欢迎，我已经拿你当兄弟看了，你怎么都得再喝两瓶，不然就是看不起老哥了。”

男人，作为酒肉朋友，能坐到一起喝酒，就不怕没话说。男人只要论及三个话题，总能说到一起去，第一是股市，你买了什么股，我买了什么股，你赚了多少钱，我亏了多少钱；第二是政治，准确地说是政治的八卦，哪个领导人有什么花边新闻，哪个太子党又干了什么坏事，这些永远不会见诸媒体的口头新闻，男人总是津津乐道；第三就是女人了，男人总爱互相炫耀。

一个证券行业的上市公司董秘，每天都对着财务报表和股票涨跌图，再让他谈股市，他会吐血的。所以在彼此交换了几个政治八卦的段子后，李松和肖川的话题转移到女人身上。

“肖老师，成家了没？”李松并不急着灌肖川酒，自斟自饮。

“得啦，拿我当小弟看就行，别喊老师，叫我肖川，小肖也行。”见李松自饮，肖川也陪着喝了一口，“怎么，李总有什么好姑娘介绍不成？”

“哎哟，难不成兄弟还是单身啊？喜欢啥类型的？”

“没有定数，看见合适的，有感觉就成，干吗给自己圈定一个框框呢？”肖川如实回答。

李松的一席话，将肖川的思绪拉回到5年前。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那一年，肖川21岁，正在H市一所很烂的二本院校读大四。肖川的女友小倩则就读于当地最好的大学——浙江大学，她是肖川的初恋。

研究生入学考试结束后，大四上半学期也就完了，快过年时，小倩希望肖川和自己回一次广州的家。肖川去了，毕竟，如果要把这个广州女孩留在H市，怎么也是要和未来的岳父岳母见一面的。可是小倩的妈妈对肖川很不满意，不同意肖川和小倩继续交往，甚至粗暴地要求肖川立刻离开广州。

小倩妈妈的理由是，肖川什么都没有，学历不过本科，和自己女儿

就读名校的差距很大，只是一个二流院校毕业的，而且肖川的家庭条件也很一般，工作也没有找到，女儿跟着肖川在H市，只会吃苦。

肖川临走前，小倩哭着送肖川去机场，说她没有办法，她只能留在广州父母身边，她希望肖川有一天可以来广州找她，如果肖川可以衣锦还“乡”，她一定会嫁给肖川。在机场，小倩哭得很狼狈，还一度因突发性大脑缺氧晕倒在肖川怀里。

肖川信守小倩的承诺，发誓一定混出个人样，重新站在小倩妈妈的面前，让她重新认识自己。而小倩再也没有回过H市，甚至大四的最后第一学期都没有回学校，她在父母的安排下进了广州的一家大型国企实习，尔后便留在了这家国企。

过完年后，肖川考研的成绩出来了，尽管总分在众多考生中名列前茅，专业课分数位居第一，但肖川还是因为政治公共课单科不及格，被浙江大学拒之门外。小倩听闻后，托同学给肖川带了一个消息：她已经有新的男朋友了，让肖川忘了她，还说她对不起肖川，没有脸直接告诉肖川，所以托人转告，并替她道歉。

肖川哭了。当晚，便独自去酒吧买醉。

肖川决定，第二年重新考研，一定要考上名牌大学，然后体面地去广州，即使小倩有了新的男朋友，肖川也决定重新追小倩一次。

毕业后，肖川去了《吴越晨报》，打算先干着，挣一口饭钱，毕竟这么大的人了，在家啃老考研怎么说不过去。

第二年，肖川考上了浙江大学，但《吴越晨报》的领导却不肯放肖川走。肖川要辞职时，总编林向阳和肖川谈了一次，表示允许肖川半工半读，学校课紧，可以不来报社。肖川想想，这样也好，读研时也要打工挣钱，不如就继续在《吴越晨报》打工，而且做记者又是肖川喜欢的工作。

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为了一个女人去考研，肖川的初衷就是这样的。不过，真的憋着一股劲儿考上后，肖川发现，关于小倩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记者，本身就是一个社交面很广的职业，再加上浙江大学才女、美女皆如云，慢慢地，肖川就觉得，小倩也就那么回事，过

去了就过去了吧。原来，没有什么是不可以遗忘的，时间可以抹杀一切。

其实，无论是在《吴越晨报》还是在浙江大学，小倩之后，肖川身边没有少过红颜知己，可是肖川却怎么也提不起劲儿来。小倩之后，5年了，肖川都没有再正式交过一个女朋友。最多，也只是逢场作戏罢了，又或者，试着交往了一段时间，便又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一段尘封的记忆被李松唤起，又被李松拉回。

李松对肖川毫无信息量的回答，显得严重不满：“那咱们换个说法吧，兄弟有没有什么类型的姑娘，是看不上的，比如说职业啊什么的。”

肖川笑笑，心想这李松是不是和记者打交道多了，连提问也像记者一样迂回攻击。“没啥，就是同行不要。搞新闻这行的，作息不规律，女人容易老。哦，还有，医生不要，见的病人多了，对身体都没感觉了，影响婚后生活，哈哈。”

“哈哈，说得好！我看兄弟找一个证券界的姑娘比较合适啊！每天回家和姑娘聊聊，就是一篇新闻呢。搞证券这行的，收入还不低。”

“呵呵，有点道理哦。”肖川其实不想谈这些无聊的问题，但出于应付，还是顺着李松的话表示认同，“不过，那也得要碰上合适的啊，再说，我碰上自己觉得合适的，人家也未必觉得我合适。”

“不不不，”李松摆摆手，帮肖川斟满，“你还别说，上午有个券商美女，就是来我们公司调研的，那姑娘怎一个惊艳了得啊！”

“是吗？有多惊艳？”对于女人，肖川也可以算得上阅花无数。在时尚圈混了5年，有名气的模特，没名气的模特，有名气的明星，没名气的明星，见多了也就那么回事。肖川常常感慨，这年代的美女，一个比一个拜金，一个比一个没文化，美貌就是她们唯一的资本。肖川和无数个美女打交道时，总问她们有什么理想，90%的美女都回答，想出名，肖川接着又问，出名以后呢？美女们都回答，找个好老公。对于这些美女的理想二级跳，肖川觉得只要她们稍微努力一点点，这个不算过分的理想都能实现。但肖川期待的，却是才貌双全的女子，滚滚红尘中，何处能觅得芳踪呢？